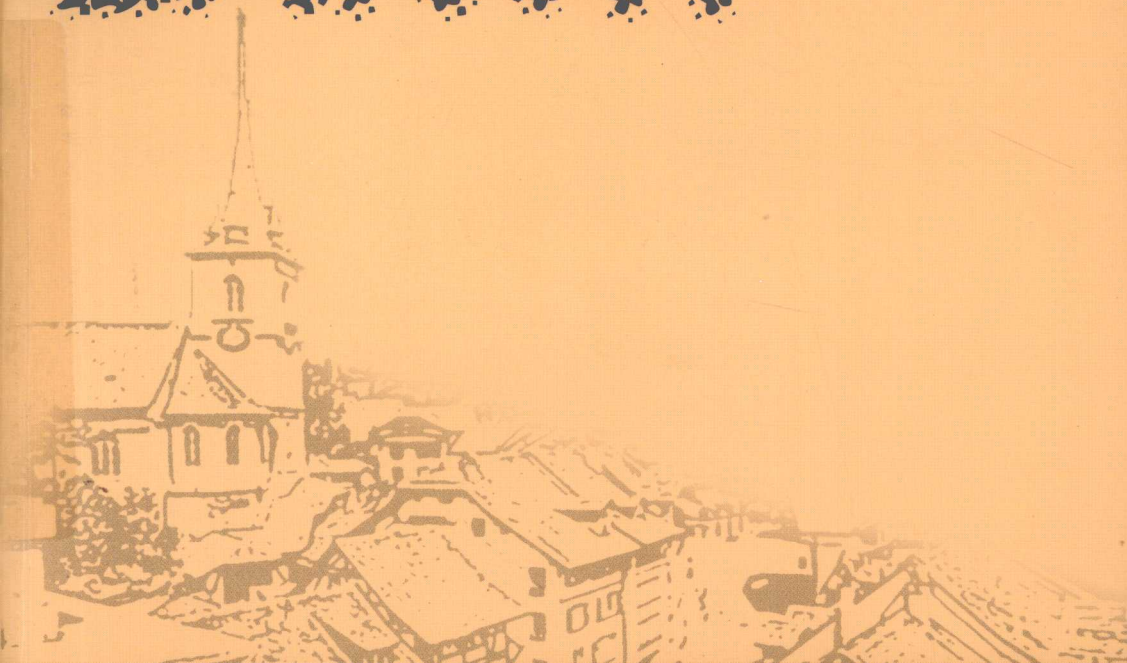


地球上的 最后一座小镇

[美国] 托马斯·马伦 著 孔保尔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THE LAST
TOWN ON
EA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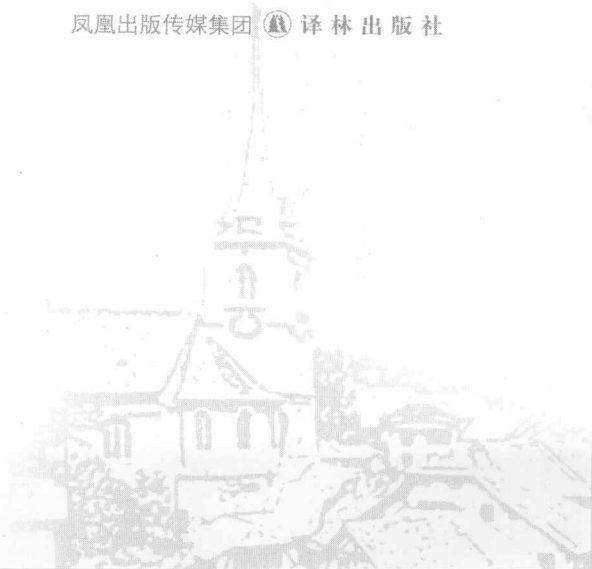




地球上的
最后一座小镇
THE LAST
TOWN ON
EARTH

[美国] 托马斯·马伦 著 孔保尔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 / (美) 马伦 (Mullen, T.) 著;
孔保尔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 11
书名原文: The Last Town on Earth
ISBN 978-7-5447-0867-8

I. 地… II. ①马… ②孔…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538 号

The Last Town on Earth by Thomas Mullen
Copyright © 2006 by Thomas Mull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Susan Golomb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05号

书 名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
作 者 [美国]托马斯·马伦
译 者 孔保尔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67-8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我对陈忠实说,美国的评论家认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以百年前的流感事件为素材,填补了这段美国文学发展史上连海明威、福克纳和费兹杰拉德都不曾处理过的一段空白,让这个多年来沉默不语的故事发出了声音。陈忠实眼睛一瞪:“这与海明威和福克纳有什么关系?作家选材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的。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拉德三个人,一个是写人性和人的命运的,一个是写家族故事的,一个是写爱情的。谁规定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拉德必须写流感?”我说,嗯,你说得对。当然对了,我国的“非典”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年了,不是也没有人将这个事件写成小说吗?可见,小说是历史的。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是托马斯·马伦的处女作,于2006年一经出版即获本年度库柏奖优秀历史小说奖和《芝加哥论坛报》最佳图书奖两大荣誉,至今已经被已成了二十八国文字,其法文版在法国上架第一个月就销出九万本。于是,这位197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罗得岛、毕业于俄亥俄州著名的欧伯伦学院的后生再也不用为人打工了,而是静下心来专门从事写作。他的第二本小说也将于2010年2月由蓝登书屋出版。据好莱坞记者鲍里斯·基特对外透露,去年获奥斯卡提名的编剧罗伯特·罗戴特已经被好莱坞梦工厂任命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的电影编剧。全世界都在等着这部电影问世。

托马斯·马伦曾经在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历史研究机构和出版社打工,爱好读书、听音乐、旅游和看电影。写这本书是因为他在了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个传染病例子,它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和灵感,于是他完全靠想象写成了这部风靡全球的历史小说。这就对中国作家靠深入生活和体验

生活写小说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冲撞和挑战。陕西作协副主席，小说家冯积岐认为，欧美作家的想象思维比我们中国人发达。我看并不见得，关键是西方人敢于想象。为什么他们敢想？一个是西方人文化程度普遍高于我们，几乎人人每天都在读书；另一个就是人家的稿费相当高，出了一本畅销书就可以不出去工作了，坐在家里继续想，继续写。如果我们的稿费每千字在二百元的话，那我也不去上班了。如果我们的稿费比每千字二百元再高一倍的话，你看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比美国人差不差！我说这话有点离题了，但作家们肯定会为我的话叫好，肯定会支持我的观点的。一本好小说为人类带来的精神享受是无穷的，为社会提供的启迪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出版之前，托马斯·马伦并不是个作家，他甚至连一个短篇都没有发表过，但美国出版巨头蓝登书屋和哈珀出版公司竞相出版这本书，而且一版再版。台湾的中文版卖到三百新台币一本，印度要卖到六百七十六卢比一本。该书的写作手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而是沿用了过去老套的蒙太奇方法，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能形成风靡全球的大好局面？主要是它的故事震撼人心。

流感来时，美国社会不知所措，报纸报喜不报忧，政府不允许媒体说真话。

1917年至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流感在全世界杀死了一亿人，甚至更多，其中杀死了两千万美国人。流感将美国社会彻底孤立了。人们变得极端自私，也面临着生存与道德的两难局面。美国政府在流感的风口浪尖上手足无措，没有应对机制和控制手段，使全社会一片恐慌，而政府却背道而驰地采取了“极左”路线，成立了一个“公众信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设了一个“美国保护联合会”，机构遍布全美国，成员达三十万之多。美保会雇用了大批的流氓打手随意搜查民宅，到处抓人，使万民痛恨。书中的“招之即来的民兵”志愿者也是威尔逊政府“公众信息委

员会”的产物，专门负责反德国宣传，鼓动人们报名入伍，参加欧洲大战，督促人民购买战争债券，支援美国参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流感肆虐时期，是美国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和流感的同时来临，对美国和美国人民进行了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考验。从《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这本书里虚构的乌托邦式小镇康芒威尔思，我们可以看到，将近一百年前的美国，许多人的人性道德十分脆弱，流感来临时，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拯救自己的亲人，宁可把别人送入地狱，宁愿背负道德沦丧的杀人犯骂名，也要开枪杀人，不能不说这是那时美国边陲地区社会道德的沦丧。

但是，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社会里，善良与邪恶总是对立存在的。马伦塑造的康芒威尔思镇的创始人查尔斯和小镇上唯一一个医学权威贝恩斯医生这两个人物，是两个大公无私、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光辉形象和典范，使人深受感动。与这两个人物以及查尔斯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老婆丽贝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格雷厄姆的自私形象。然而，查尔斯和贝恩斯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有令人颇为遗憾的一面。他们在仓库楼问清了第二个士兵的来历后，由于害怕他携带流感病菌传染给他们，便把他锁在了仓库楼里不让他走，给格雷厄姆制造了杀死他的机会。据说很多外国读者看了这个情节的描写，对查尔斯和贝恩斯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之所以在全世界形成畅销的局面，正像我的几个国外朋友说的那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将流感病人的症状和病情发展经过描写得淋漓尽致，使人们了解了流感的真相并得到了预防知识。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全镇一半人都染上了流感，五十七岁的贝恩斯医生也不知道这次流感是怎么回事，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但他尽职尽责，每天挨家挨户去给病人做检查。流感病人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痰中带血，甚至喷出血雾。而这位老医生每天被病人的咳嗽喷得满脸是血污。染病的人太多了，他每天出完诊

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他疲惫不堪地躺在冰冷的床上，想起死去的老伴儿，悲从心起。加上对病人日益增多的焦虑，他禁不住每天夜里拿起酒瓶借酒浇愁，不知不觉床头边摆满了空酒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众多流感病人每天都将病菌传染给他，他却没有受到感染，除了一身疲惫，依然健康无恙。这种现象医学界至今都没有做出定论，但无形之中人们得到了一个启示。该小说有许多故事情节对读者具有启发性，读者能够从中受到教益。

另外，马伦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里着重对菲利浦和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埃尔西这一对“不知道怎样互相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描写，写到最高潮时也没有使读者受到太大的感官刺激，但却使人潸然泪下。

多么期望早日看到马伦的第二本小说《萤火虫兄弟之死》。

孔保尔

2009年7月9日于西安

也许,了解一个小镇最简单的方法,
是弄清小镇里的人如何工作,
怎样恋爱,怎么死亡。

——阿尔贝·加缪

摘自《鼠疫》

伤其一人就如伤其所有人。

——世界产业工人口号



太阳只露了一会儿脸，似乎要向人们证明头顶上有宇宙的存在，苍穹中还有引人仰望的东西——行星、恒星以及包含着无限知识的浩瀚如烟的银河系——眨眼间又躲到云层后面去了。

医生开着车跑了十五分钟的路，只遇见两辆汽车经过，虽说是星期天的正午时分，路上却只看见一个行人。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正是人们从教堂回家的时间，走亲访友后回家的时间。眼下流感已经在森林大瀑布地区肆虐了三个星期，根据医生最大的估计，各条街上所有流动的车辆行人，几乎都销声匿迹了。病人全都在自己的家里遭受折磨，健康的人不敢出门了。

“这条街上仍然没有人吗？”医生向两个同行的护士问了一句，两个护士的丈夫都在法国打仗。医生身材瘦削，上了年纪，戴着眼镜，眼镜上被不计其数的病人咳嗽时喷出的液体弄得脏兮兮的。

“是的。”其中一个护士摇着头回答说。由于病人和死亡的人数量日益增加，他们今天才抽出时间走了这么远的路到镇外的这条街上看看。这是一条冷清的街道，住的都是无家可归的穷人和初来乍到的移民。

邻居报告说，有一户人家传出吓人的声音，但是没有谁愿意走进去，看看这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医生把车停在了这家房子的旁边，这是一幢两层结构的房子，建在平缓的山坡脚下。地面泥泞不堪，车轮陷在泥里有两三英寸那么深。看上去这座房子好像有些下沉，房顶朝右倾斜。这座房子位于一排五幢小楼中的最后一幢，五幢小楼互相错落，看上去悲惨凄凉。

下车前，医生和护士把纱布口罩紧紧戴在脸上，捂住鼻子和嘴巴，然

后又把薄薄的橡胶手套戴上。

医生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应答，于是他又敲了敲，这一次敲得很重，并自报了家门。

“瞧！”一个护士说。在门左边的窗子里，他们看见了一张脸，一双眼睛正透过薄薄的窗帘使劲往外探视，这是一个不满四岁的小孩。她的两只眼睛很大，活像幽灵显现，既不害怕这些戴口罩的陌生人，也对这些人毫无兴趣。护士举起一只手挥了挥，那孩子没有反应。医生又敲敲门，指指门，那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最后，医生只好扭动把手，打开门走了进去。所有的窗子都关着，显然，这扇门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打开过了，他马上闻到一股异味。

站在窗边的小女孩转过身看着他们，她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睡衣，上面套着一件大人穿的平绒衬衫，一头浓密的金发乱蓬蓬的，身体瘦得吓人。

客厅里一片狼藉，到处扔着衣服、玩具和书。一把摇椅侧倒在地上，一盏台灯掉到地上打碎了。来访者走进房间时，又有两个女孩从一片混乱中出现了，一个稍小一点儿，一个比在窗子里看到的稍大一点儿。她俩的衣服都穿得怪模怪样的，脏兮兮的，如同幽灵一般。

医生正准备问她们的父母在哪儿，这时他听到了咳嗽声，声音又干又哑。于是，他和一名护士顺着声音走过不长的过道，进了一间卧室。

另一名护士在客厅里陪着孩子们，她跪在地板上，从包里取出几片黑麦面包。孩子们冲向她，伸出手抢面包时，指甲都抠进了面包里。须臾之间，面包吃得一干二净，六双眼睛又都充满期盼地凝视着她。

卧室里，深色的窗帘把窗子遮得严严实实，医生看见了两张床，两张床上都有人。右边床上的人发出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头枕在沾有一摊黑血污渍的枕头上，耳垂、鼻孔、上嘴唇都被凝干的血迹弄得很脏；他两眼紧闭，眼睑变成了深蓝色，眼睑周围的皮肤也变成了深蓝色。医生看见一只手放在被单上，手指是未干的墨水颜色。床边的小桌子上有道道血印，桌

子上放着的《圣经》也沾有血迹。

那个男人又咳嗽了一声，睁开了眼睛，只见眼前朦胧一片，随后便又闭上了。护士跪在他的旁边，出于一贯的责任，想替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她知道现在做这些是徒劳无益的，但这总比眼看着另一张床上躺着的那具尸体要好得多。

女人侧身躺着，面向她的丈夫，双唇张开，在痛苦的折磨中已成定格。她稀少的金色头发散在枕头上，有些垂落到床边，有些粘着血块凝结在脸上。医生很难推测她已经死了多长时间了，因为死于西班牙流感人的尸体和他见过的任何尸体都不一样。丈夫脸色铁青，郁郁寡欢，而她却乌黑发紫，面无血色，很难猜出她的年龄和种族。她反而更像是死于火灾。几年以前，锯木厂就发生过一场可怕的大火，医生见过这样的火灾罹难者。

她的年龄大概与两个护士相仿，医生保证说，似乎流感只夺取那些青壮年人的生命。也许孩子们正在恢复。然而这场流感却过早地要了她们父母的命。这次流感与大多数流感的模式完全相反。

这时，他们听到了更多的咳嗽声，是从另一个房间传出的。医生和护士面面相觑，惊奇不已，于是他们又顺着咳嗽声进入走廊对面的一间卧室。这间卧室的窗子没有窗帘。他们一走进去就看见一张大床上躺着两个人，都咳嗽不止。他俩都已成年，头两边的被单沾满了血渍。他们咳嗽的声音越来越弱，显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

两具“尸体”之间突然有个东西动了一下，是两只小手。原来是一个头发乌黑、不到三岁的小女孩，睡在行将就木的父母中间，她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忽然睁开一双棕色的眼睛，哇地尖叫一声。这女孩究竟是惧怕这些戴口罩的陌生人，还是害怕她身边一动不动的父母，护士不敢肯定。小女孩不停地尖叫，似乎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也在表达着另一个房间里那三个安静孩子心里的恐惧感。

医生已经回到客厅，正在和一个精疲力竭的殡仪员通电话，不过他知

道,即使殡仪员能来,也得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接线员也都病了,他只好站在那儿等着,时间长得似乎永无尽头,电话里一直没有声音,他期待着有人能接个电话,能帮帮他。无声的时间一分一秒地延长着,他期盼着救援人员的到来,就像那几个饥饿的小女孩伸出胳膊,急切地向他乞求一样。

第一部 康芒威尔思



通往康芒威尔思的公路很长，而且禁止了通行，经过森林大瀑布，绵延数英里，直插绿叶成荫的森林，森林里的树木高大挺拔，太阳洒下几缕阳光，逗弄着树木，仿佛这些树木要触摸太阳似的。花旗松赫然耸立在岩石散落的公路两边，宛若两支雄踞在悬崖峭壁之上对峙的部队一般。那些回想起自己一生碌碌无为的旅游者们感到，在大自然中，他们显得如此渺小，走在公路上，尤其是走在那条终年掩映在树荫之中的公路上，自己只是太仓一粟。

进入森林几英里，公路向右蜿蜒，路边的树木有所减少，褐色的泥土和稀稀落落的树墩显示，森林最近刚刚被砍伐过，看来有人在不遗余力地干着这事。砍伐后的林中空地沿着丘陵缓坡向上延伸；山脚下，一棵刚刚被砍倒的树横在公路上。厚厚的树皮上钉着一块告示牌。那是给压根不存在的游客看的警告，是向静谧的森林深处发出的无声呐喊。

光秃秃的山丘上刮起一阵冷风，空气中弥漫着数百万棵冷杉树散发的混合气味。菲力浦吸了一口气。

“冷吗？”格雷厄姆问道。

“我还行吧。”

格雷厄姆往身后指了指那座小镇。“你得去拿一件暖和的茄克，去吧。”

“我要坚守岗位。”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菲力浦穿着单薄的茄克衫和卡其布裤子，看上去的确很冷——一身铅笔推销员的着装——而格雷厄姆却穿着他平时穿的蓝色的工装裤和一

件厚厚的羊毛外套。

“你觉得会下雪吗？”菲力浦·沃西问道，他十六岁，个儿挺高，但走路腿有点跛，这使人们以为他个子不高，但身体不如镇上大多数伐木工人和锯木厂的工人那么健壮。

“不会下雪的。”

格雷厄姆，二十五岁，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菲力浦渴望与其比肩的：坚强，老成持重，家里的顶梁柱。菲力浦感到他必须用谦恭和健谈才能讨得人们的喜欢，而格雷厄姆似乎言语不多却总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菲力浦认识格雷厄姆有两年了，他一直想弄明白，这个家伙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这天气比我想到的要冷。”菲力浦说。“有时候天冷就意味着要下雪了。”

格雷厄姆心里清楚他的伙计害怕下雪，便摇了摇头。“天气是冷，但不会下雪，现在是10月份。”

菲力浦点了点头，两个肩膀在寒冷中缩成一团。

格雷厄姆把他的来福枪放在地上，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来，穿上。”

“不，真的，我没事儿。我不想让你得——”

“见鬼！把外套穿上。”格雷厄姆微微一笑。“不管怎么说，我身上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菲力浦把他的来福枪放到格雷厄姆的枪旁边。这件外套他穿上有点大，袖子长得把手都盖住了。菲力浦知道他那样子看起来有点傻，就和戴了双手套差不多。他拿不成枪了，不过，那倒也好，他本来就认为根本没有拿枪的必要。

“你认为星期天开T型车的那个人是谁？”菲力浦问道。

“不知道。”星期天他俩都不值班，那天，另外两名值班的哨兵看见一辆闪闪发亮的新福特小汽车，开到了横在马路上的那棵树跟前。哨岗离得

太远，根本看不清司机的模样，而且，那个司机也没有下车。不过，那顶软呢浅帽说明，司机是个男人，情况只有这些。那男人显然是看了牌子，停下来考虑了一下，然后调过头把车开走了。这是小镇封闭隔绝后，看见的第一个外乡人。

康芒威尔思坐落在西雅图东北方向大约五十英里处，也许是一百英里——除了这座镇的创始人查尔斯·沃西和运输镇上木材的人外，好像没有人知道这座小镇到底离西雅图有多远。镇子的东边是喀斯喀特山脉怪石嶙峋的山峰，晴空朗朗，山峰可见；云遮雾障，峰容难见。如果老是出现那样的天气，镇子似乎就与世隔绝了。小镇往西数英里是公海，以南是皮吉特海峡，以北是乔治亚海峡，以西是胡安·德富卡海峡，三个海峡在此交会，环绕着冰天雪地的圣胡安群岛。但是，大海非常遥远，被茂密的森林遮挡，使人感到大海并不存在。

康芒威尔思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小镇，这就是为什么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的原因，仿佛这个文明世界忽视了它的存在。这座小镇没有镇长，没有邮政局长，没有警察；这座小镇没有监狱，没有税务稽查员，没有火车站，也没有铁路线；更没有教堂，没有电话，没有医院，没有酒吧，也没有五分电影院。除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人们住的房子，可以砍伐的大片林地，以及专为支撑这家锯木厂开设的必不可少的两家门面——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诊所，康芒威尔思简直是一无所有。要买杂货店里没有卖的生活日用品，要看电影，或者要做礼拜，人们只有到康芒威尔斯西南十五英里外的森林大瀑布。但是，现在谁都不许离开镇子，任何人也不准进来。

“你认为那司机还会回来吗？”菲力浦问道。风吹动了他前额稀少的金色头发。

格雷厄姆沉思片刻，蓝绿色的眼睛凝视着山脚下，脸上毫无表情。“不会了，他看见了告示牌，不会回来了。如果这个人真想到镇上来，他早就来了，也许这个人 and 锯木厂有业务，他还不知道有关隔离期的情况。”